

越人歌◎著



谢家皇后

xié

jiā

huáng

hòu

卷二

超人气古风作家越人歌巨作！

这是一条只能前行的路，
退一步就是万劫不复。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ommunications Press Co., Ltd.

越人歌◎著



谢家皇后

卷二

超人气古风作家越人歌巨作!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ommunications Press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谢家皇后. 2 / 越人歌著. —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017.10

ISBN 978-7-114-13896-6

I. ①谢… II. ①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0808 号

书 名: 谢家皇后 卷二

著 作 者: 越人歌

监 制: 邵 江

策 划: 童 亮

营 销: 刘 君 吴 迪 陈力维 张龙定

责任编辑: 刘楚馨

出 版: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100011)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外馆斜街 3 号

网 址: <http://www.ccpress.com.cn>

销售电话: (010) 59636983

总 经 销: 新世界青春(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20×960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17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14-13896-6

定 价: 38.00 元

(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的图书由本公司负责调换)

目录

九十六	1	一百一十四	67	一百三十六	150
九十七	5	一百一十五	71	一百三十七	154
九十八	8	一百一十六	75	一百三十八	158
九十九	12	一百一十七	79	一百三十九	162
一百	16	一百一十八	83	一百四十	166
一百〇一	20	一百一十九	86	一百四十一	169
一百〇二	23	一百二十	90	一百四十二	173
一百〇三	27	一百二十一	94	一百四十三	176
一百〇四	30	一百二十二	98	一百四十四	180
一百〇五	34	一百二十三	101	一百四十五	184
一百〇六	37	一百二十四	105	一百四十六	188
一百〇七	41	一百二十五	109	一百四十七	191
一百〇八	45	一百二十六	113	一百四十八	195
一百〇九	49	一百二十七	117	一百四十九	199
一百一十	53	一百二十八	121	一百五十	202
一百一十一	57	一百二十九	124	一百五十一	206
一百一十二	60	一百三十	128	一百五十二	210
一百一十三	64	一百三十一	132	一百五十三	214
		一百三十二	135	一百五十四	218
		一百三十三	139	一百五十五	222
		一百三十四	143	一百五十六	225
		一百三十五	146	一百五十七	229

一百五十八	233
一百五十九	236
一百六十	240
一百六十一	244
一百六十二	247
一百六十三	251
一百六十四	255
一百六十五	258
一百六十六	262
一百六十七	265
一百六十八	269
一百六十九	272

九十六

“他……这么小。”

方尚宫轻声说：“是啊，都是这么小的。这已经算是分量重的了，足足七斤三两呢。”

“是吗？”谢宁想了想，七斤三两，也确实不轻呢，怪不得生得这么费力。

两手就能牢牢托住，温软得好像没有骨头一样。

谢宁想笑，她也真笑了，可是她的肚子现在不能笑，一颤就疼。

“有点儿像昨天皇上拿来的桃子。”

脸太小了，红红的。不但形状像，颜色也很像昨天那篮寿桃。剪脐带的时候哭得惊天动地的，洗完包好之后他就不哭了，睡得既安静又踏实，小小的鼻子轻轻往外呼着气。看他现在的样子，让人想象不出刚才那惊人的哭声就是这么个小东西发出来的。

刚才哭得那么响，现在睡得这么安静。

方尚宫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放在谢宁枕头边，让她躺在那儿微微侧转头就能看得见。

“李署令刚才看过了，说小皇子长得特别结实。”

谢宁还是想笑，又想哭又想笑。刚才疼成那样，她还以为自己会死，可是现在她已经把疼痛都忘记了。

“我也觉得他挺结实的，要不然不会哭那么响了。”不但哭得响，还任性。哭累了就马上睡着了，才不管身边的人仰马翻。

白洪齐撩起袍子快步疾行，他身后跟着好几个小太监。别看白洪齐已经不算年轻人了，可那几个小太监气喘吁吁地反而跟不上他。

大朝会冗长沉闷，其实不管是高高在上坐着的，还有下面站着的都心不在焉。天气闷热，臣子上朝却不能君前失仪，年老的几位都七十来岁的人了，大朝会根本站不下来，皇上体恤赐了座。

白洪齐进了正殿就躬着身快步趋前，在御座前跪下，提气扬声禀告：“恭喜皇

上！永安宫谢美人顺利诞下皇嗣，母子均安！”

皇上怔了一下，殿下朝臣们一个个喜气洋洋的。今儿皇上神不守舍他们都看出来，消息灵通的已经打听出是永安宫谢美人今日临盆，所以皇上这么牵肠挂肚的众人心里都有数。皇上登基也有数年，后宫也有若干妃嫔，但膝下唯有一个皇子还体质孱弱，恐难承继大统。所以谢美人只要能生下个结实机灵的儿子，那将来的际遇不可限量啊。

臣子们跟着一起恭贺皇上，白洪齐也混在其中又多叩了两个头。

朝会怎么办？凉拌呗，哪里有儿子紧要。

大朝会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皇上根本等不及御辇，出了大殿就朝永安宫去了。御辇空抬着跟在后头，抬辇的健壮太监们跑得辇架都要散了。

永安宫还是那座永安宫，可是皇上就像头次来到这里一样，停下来看着宫门和门上的匾额，缓了口气才迈步往里走。

方尚宫领头，永安宫上上下下所有人一起跪迎，恭贺皇上喜得皇嗣。

皇上三步并作两步迈过门槛进了产室。

屋里比外头暗许多，隔着屏风，隐约可以看见屏风那一端睡着的母子二人。

皇上放轻了脚步，绕过了屏风。

谢宁本来迷迷糊糊地睡着，可是睡得不实。皇上脚步虽然轻，可她却立刻听到了。

谢宁睁开眼睛，看见她想见的那个人站在床前。

皇上觉得一双眼不太够用，他看看谢宁，又看看谢宁身边的襁褓。襁褓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一张小小的粉红的脸在外头。

皇上不知道为什么觉得站不住，两腿直发软，他慢慢扶着床沿坐下来。

谢宁微微支起一点身子，轻轻用手把襁褓拢近一些：“皇上看他像谁？”

皇上认真地端详了一会儿，实在看不出来，老老实实地说：“看不出来，太小了。”

谢宁露出笑容：“臣妾也看不出来，不过舅母说看着像臣妾多些。”

“是吗？那长大了一定是玉树临风仪容不俗。”

这是拐着弯儿夸她美貌吗？谢宁有些难为情，她知道自己的相貌在宫里不算多么出类拔萃，皇上这话有给她脸上贴金之嫌。

“李署令说他很好，很结实。”谢宁轻声说，“刚生下来的时候哭得特别响，耳朵都差点儿给他吵聋了。”

皇上理所当然地说：“朕的儿子当然不同凡响了。”

谢宁有些困惑地想，不同凡响这词是这么用的吗？再说，皇上这话好像有些不讲理似的，莫不是高兴得有点不太清醒了？

这一刻谢宁顾不上想别的事、别的人。这间安静的屋子里头只有皇上、她和孩子，就他们三个人。

皇上伸出手，可是在触到孩子之前又缩了回去。来得匆忙，他还没有更衣，没有洗手净面，孩子这么干净娇嫩，可不能随便碰触。

这孩子生得真好，额头显得圆鼓而饱满，胎发又黑又浓，一呼一吸的声音均匀平稳。皇上像是头一次见到婴儿一样看着他，心中百味杂陈，悲喜莫辨。

皇上的目光又移到谢宁的脸上。她眼睛很亮，但是亮得不太寻常。脸颊有些苍白，嘴唇也没有多少血色。

离昨天晚上她在门口迎候他的时候没过多少时辰，可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头她憔悴了一圈。

生这个孩子肯定让她大伤元气。

皇上问她：“还疼不疼？”

“有一点儿，疼得不算厉害。”

皇上小心翼翼地把她揽住，谢宁靠在他怀里，突然鼻子发酸。

她那么害怕那么疼的时候，特别想见他，可他不在。

“让你受苦了。”

谢宁吸了一下鼻子，闷闷地嗯了一声。

真是没出息，皇上就说了这么一句，还只有短短的四五个字，她就觉得心里暖洋洋的舒服多了，身体的疲惫像被温泉水洗过一遍，那么舒展，那么温柔。

她这一次是真的睡着了。

皇上知道应该把她放下，让她睡得更舒服一些。

可是他舍不得松开手。怀抱着这个虚弱的女子，看着新生的安睡的孩子，他没有松开手，也没有动弹。

谢宁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她几乎是立刻就睁开了眼睛。

哪来的哭声？

然后她想起来了。沉重的肚子已经消失无踪，她的孩子已经出生了。

有些释然，又觉得有些失落。

孩子在她腹中待了那么久，她已经渐渐习惯了那种骨血相连的牵绊。但是现在孩子已经出生了，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小人，不是她身体的一部分了。

林夫人把孩子抱到近前：“还不会睁眼呢，就会哭。”

虽然话是在抱怨，但是其中的欢喜傻子都能听出来。

谢宁轻声说：“让我抱抱。”

林夫人小心翼翼地把孩子递给她，没有碰着她的肚子。

谢宁还不大使得上力，但是抱着这个孩子，她就觉得心里那一处失落被填满了。这就是她的孩子啊。

谢宁看着他就不自觉地笑了。

说来也奇怪，孩子本来还在抽抽噎噎，一到了她的怀里就不哭了。

林夫人说：“好像他也知道这是亲娘一样。”

有了他，她以后在这里就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了。不过她也不能像以前那么懒懒散散漫不经心地过日子了，为人父母了总得替孩子打算，为他遮风挡雨，教他识字明理。

林夫人怕她累着，把孩子又接过去。青荷与青梅进来服侍她擦脸漱口用膳。

“皇上呢？”

她记得皇上来过，应该不是做梦。外头天色昏黑，她睡得晨昏颠倒，连时辰都错乱了。

“皇上在小书房呢，要请皇上过来吗？”

“皇上用膳了没有？”

“还没有呢，皇上只用了些点心。”林夫人笑着说，“皇上真是高兴，面上一直带着笑，八成也不觉得饿了。”

谢宁吃得不多，李署令进来请过一次脉，开了一张恢复滋补的方子。林夫人知道这一位是太医院正官，单论品级比自己丈夫官还要高，说话很是客气，跟他请教一些该避忌注意的事情。

李署令对林夫人也十分谦恭有礼，从产室出来，赶紧抹去额上的汗。产后的妇人怕见风，产室里可比外头要闷得多了。

方尚宫正好过来，两人走个碰头。李署令侧身让了一步，方尚宫微微躬身示意，脚步细碎轻缓地走了过去。

李署令往前走了两步，有些疑惑地转过头来看了一眼，当然只看得见方尚宫的背影了，她穿着一件黛青色宫装，下头是灰褚细褶裙，步子很从容，迈步进了产室的门。

胡荣替他拎着箱子，笑着问了声：“李大人还有什么吩咐？”

李署令转回头来说：“没事。”

永安宫这里是没事了，但是其他人却要有事了。李署令上午看着那个医婆被拖出去，还有一个宫女、一个太监。皇上就是有再大的耐心，也得被这接二连三的事情消磨光了。

这小皇子是生下来了，可将来的日子还长着呢，难道天长日久就这么防着避着躲着过下去？

后宫的水太深，李署令这些年来已经把明哲保身四个字锤炼得炉火纯青了，会惹火上身的活一句也不多说，不该他管的事他也绝不多管。

九十七

明微公主得着消息隔了一天进的宫，带了一堆女人产后补养的东西。虽然谢美人那里指定也不会缺这些个东西，但礼数总不能少。

没想到谢美人还真好福气，顺当平安地就把孩子生出来了。只要这孩子不出岔子，以后她的荣华富贵指日可待。

明微公主进永安宫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这次来气氛与上次来的时候大不相同。宫殿还是那一座，可是来往的人脸上都喜气洋洋的。不管真高兴还是装高兴，总之皇上正高兴的时候谁敢不高兴？那这人一辈子也甭想高兴了。

明微今天不早不晚地赶过来，正是为了和这位皇兄一起高兴高兴。

明微公主心里清楚，她生母不在了，这个公主的名号也不怎么值钱，能靠的也就是皇兄。驸马掌不了权，她也没有这打算，可她得替儿女们的将来铺路，他们将来如何都得看皇上的心意。

她有什么讨好皇上的路子？眼下就是一条。

明微公主进宫自然有人笑着相迎，正好这会儿谢宁也醒着，明微公主赶个巧儿进屋去同她说了会儿话，还看了一眼二皇子。

刚落地的孩子一天一个样，第二天就和头一天不一样了，更白净了，五官也更清晰了，没有之前一团肿肿的红红的那样。方尚宫说看脸庞像谢宁，但这眉眼应该是像皇上。

明微公主来了也是这样说，说这眼睛鼻子看着都像皇上。她着意打量了一下，二皇子一看就是个结实的孩子，和大皇子刚落地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大皇子刚出世那时候明微公主也见了，哪里像个孩子，简直像只老鼠，连哭声都细得让人听不清。二皇子就不一样了，听说今天已经睁眼了，眼睛又大又亮，哭声简直惊天动地的，生得这么好的孩子，明微公主也是头回见。

她的笑容更热诚了。

谢美人的情形也很好，头上包块布帕正在坐月子，坐太医院头把交椅的李署令和专擅千金、小儿科的两位太医一天一回地过来，被这么周到地伺候着，谢美人虽然看起来还憔悴，但是精神却显得很不错。

是个美人，这种狼狈的时候让人看着仍然赏心悦目。但美不美不是明微公主注意的地方，宫里头哪里有丑的女人？但是谢美人长得特别顺眼，不是那种一看就不好亲近的刻薄面相。说话和气，虽然出身不足，但谈吐有物，并非那种小门小户小家子气的女子。

也许皇上也喜欢她这一点。明微公主也是成了亲的人，一开始她嫁乔余栖也不甘心，乔余栖出身贫寒，虽然是洮西乔氏族人，但已经是旁支远亲了。他人长得又不是很好，圆脸，鼻子扁扁的，明微公主看到他的第一眼就想起了两个字：肉丸。

她见过大姐明寿公主的驸马，那张驸马生得如何呢？当时京中人人称他为张郎，又说他“仿如画中人”，若非如此，明寿公主也不会看上他。两人的亲事定下之后，还有人偷偷说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当然鲜花指的可不是明寿公主本人，更何况张驸马出身世家，才情出众，甚至弓马骑射剑技都十分精熟。

明微公主没奢望自己能嫁一个像姐夫那样的男人，但一想到下半辈子睁眼闭眼都要看到这个庸碌平凡的驸马，她的心一下子就凉了。

但是太后问她的心意时，明微公主羞涩地含笑回答：“但凭母后做主。”

她知道自己这个公主和明寿公主不是一回事，假如她不是女子，也许根本就沒命活下来。

但嫁了人之后，慢慢地她发现乔驸马为人很好，品性忠厚，会做小伏低讨她开心，因为她喜欢琴曲，特意陪着她一起收集曲谱词集，夫妻间反而一天比一天恩爱了。

皇上对谢美人这样看重，当然不可能是因为她长得比别人都美，再美的脸也有看厌的一天，久居芝兰之室就不会闻到香气。一定是因为谢美人在为人处世上头有与众不同之处，而这是吸引皇上的地方。

明微公主下定决心与谢美人交好。

她从永安宫出来后去了一趟康太妃处。康太妃自先帝去后便一心向道，一直在居所之内带发修行。也许正因为她这样与世无争的表示，才没有被太后一起遣送出宫发配到尼庵度过残生。

康太妃不见客，不过这也没关系，明微公主本来想见的也不是她。康太妃处有一位孔尚宫，已经年过五十，明微公主幼时曾蒙她照顾一阵子，后来两人一直也有所往来。

明微公主当然是想来打听打听消息，却不想孔尚宫并没有请她进屋去，就在月洞门处和她说了几句话。

孔尚宫说的第一句话：“淑妃娘娘怕是病了，听说谢美人临盆当日淑妃并没

有过去照看，过后也一直没有去探望。”

明微公主没说话，只是眼睛一下就睁大了。

孔尚宫说的第二句话：“近日听说京里时气不好，得病的人挺多，只怕也要染到宫中来了，公主倘若没有大事，还是多待在府里头更好。”

明微公主连道别的客套话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说的，她本来还打算去一趟延宁宫，毕竟淑妃那里也不好不理睬。但是与孔尚宫分别之后，明微公主力持镇静，小声嘱咐身边人：“回府。”

孔尚宫的话已经不能叫暗示了，这是明明白白地告诉她淑妃出事了，宫中也出了大事，最好明哲保身不要沾惹麻烦。

淑妃能出什么事？近日还有什么事？不就是谢美人生下皇子一事吗？

淑妃一定想出手而没成功，不然今天她进宫面对的就不是这番局面了。皇上一准儿是抓住了淑妃没来得及缩回去的那只手。

天气明明这么暖和，明微公主坐在轿子里却觉得背上一阵阵发凉，头一次觉得出宫回府的路这么漫长。

淑妃与皇上多年情分，还育有玉瑶公主，难道皇上会毫不留余地惩处淑妃？更不要说，淑妃背后的林家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啊。

明微公主左思右想，进了府门劈头就问：“驸马呢？”

“在书房……”

明微公主二话不说就折身往书房去了。

乔余栖正在书房里粘补书页。他又收来了一本新的曲谱，估摸着妻子应该会喜欢。就是前任主人不识货也不爱惜导致保存不当，拿到手的曲谱还算完整，但纸页都要掉下来了。乔余栖看破损得不厉害，也不想拿出去让人再修补了，自己动手粘一粘就行。

明微公主急匆匆地进来，且让跟着的人都退出去了。

乔余栖是知道妻子今天进宫是道贺去的，正奇怪她怎么这么快就出宫回府了。

再一看她的脸色就更吃惊。宫中添了皇子这是天大的喜事，无论如何明微公主不该是这副脸色回来。

“出了什么事？”

明微公主反问他：“你昨晚出去吃酒，有没有见过林家的人？”

乔余栖认真想了想：“没有见着。”

“林昌平他们兄弟不是常和你们在一处吗？”

乔余栖本来不在意有没有见过林家的人，他们这些人虽然算是一拨的，有些交情，但最多也就是酒肉朋友，算不上至交。哪回见面也不是特意把人邀得齐齐

全全一个不少，有哪几个没来不是什么要紧事。

但是既然妻子这么问了，那必定有她的道理。

“那你没听旁人提起他们的事吗？”

乔余栖坐下来，拿了支笔，这是他的习惯。有什么认真的重要的事情要想的时候，他习惯拿着笔，有时候还会在纸上写几个字理清思绪。

“你这样说，这月里就没见过他们了，最后一次见还是二月里。昨天我们就五个人，酒喝到一半时润年兄来过。”他顿了一下，“他进来说了几句话就走了。”

“他说了什么？”

“就是说宫里有喜事，京里最近都要热闹了，并没有说别的。”乔余栖问，“怎么了？宫里出什么事了吗？你的手这么凉。”

明微公主自己都没注意手冷还是热这种小事，她在乔余栖身边坐下来：“宫里一定出了事，我去了永安宫，谢美人那里一切照常，母子都平安，二皇子生得很好。但是淑妃像出事了，谢美人产子这么大的事情，她却已经有两三日没有露面了，有人提醒我京中将有大变，最好闭门不出。”

乔余栖终究是男子，远比妻子镇定从容。

“淑妃是不是曾有危害皇嗣之举？”

“不知道，现在看应该是这样。”

同是女人，明微公主明白淑妃的心思。淑妃怕别人在她之前生下皇子，怕人取代她甚至超越她的地位。她会用一切手段排斥打压对手，

单凭淑妃一个人想要做出种种布置是不大可能的，她背后的林家必然也参与其中。

“可林家树大根深，淑妃膝下还有公主。”

夫妻俩对望了一眼，明微公主心中有些不安。

九十八

外头的风起云涌都被永安宫的宫墙阻隔在外，谢宁的全部心思都被孩子占据了。她觉得他的一切都那么新奇，连婴儿睡觉的时候，她都能一动不动地看个半晌，眼都舍不得眨。

林夫人端了汤进来，一看她那样子就笑了：“到底是头一回当娘，这么稀罕孩子，等将来生个三个五个你也就不觉得稀奇了。”

三个五个？这话把谢宁吓了一跳。

一个都生得这么费力气，何谈三个五个？再说，三个五个是她想生就能生的吗？一个人可生不了孩子。

谢宁摇了摇头：“我只要这一个就够了。”

林夫人倒被这句话吓了一跳：“胡说，什么叫只要一个？”

因为……她确实没有更多奢求，能有一个孩子，以后在漫长的深宫岁月中她就也有了寄托。哪怕为了他，她也会努力在这里好好活下去。

谢宁把那个理由先从心里一脚踢开，笑着说：“只有他一个，我就能全心全意对他好啊。要是再生了第二第三个，他肯定会不高兴吧？”

林夫人把汤递到她嘴边，没好气地说：“还以为你老成了，还是这么孩子气。孩子是越多越好的，多子多福，谁像你这样说怪话？”

谢宁最怕林夫人念叨她，赶紧把汤接过去喝了，岔开话问：“小舅舅呢？他现在在哪里？”

“别提他了。”林夫人提起像儿子似的小叔子就满肚皮牢骚，“我也想知道他又野到哪里去了。去年一年统共往家里写了两回信，一回提到他到了祝陶，另一回连在哪里都没说。我回老家的时候老叔祖太太还抱怨我，当嫂子的不替下头的弟弟打算，不给他成个家，话里话外说我刻薄。”

谢宁安慰她：“小舅舅就是那样，大家都知道的，没谁会真怪您。”

林夫人叹气说：“我是真管不了他了。将来真有一日我不在这世上了，也没脸去见你外祖母。”

每次林夫人都会这么说，谢宁也顺口说：“要是能见着，下回我也帮您劝劝小舅舅。”

“你快省省吧，你现在是宫里的贵人啦，哪里见得着他？”

谢宁一想也是，笑容里带了些自嘲的意味。

她这辈子大概都见不着舅舅们了，倒是嫂子、表姐她们还有相见的可能。

二皇子的小嘴巴动了动，谢宁还以为他醒了，可他眼睛还是闭着。

“一天到晚都在睡，除了睡就只知道吃。”

林夫人生了四个孩子，这几年孙女儿外孙子都有了，带孩子经验之丰富堪称行家，一般人真比不了：“小孩子都这样的，吃饱睡足了才能长个儿，到满月的时候就和现在不一样了，睡得不及现在多，醒的时间会越来越长的。”

谢宁都快等不及了。她真恨不得孩子明天就会动会爬会说话。林夫人坐在床边陪她说了几句话，听着外头的动静，摇头说：“又来人探望了，这一天天车水马龙的，热闹得过了头。”

幸好不是每个来探望的人都能被请进内室来，不然谢宁这一天光是应酬这些人都来不及，哪里还有休养的工夫。

方尚宫正和青荷一起对着清单收点贺礼。

永安宫这两天都快被宫里宫外送来的各式贺礼淹没了，宫外的一叠清单暂放在一旁，方尚宫打算先把宫里的理出来。

连久病卧床不在人前露面的贤妃都打发人送了贺礼过来，但有一个例外。

方尚宫把登记过清单的册子又翻了一遍，问青荷：“延宁宫没人来过吗？”

青荷这两天也要忙晕了，不敢保证每张清单都没遗漏。不过延宁宫的单子，怎么都不应该会被她疏忽放过吧？

“我再去问一声。”

青荷去问了青梅和胡荣，他们两人那里也没有。

青荷心里一颤，她也发现这件事情不大对头了。

淑妃是个十分周到会来事儿的人，到现在延宁宫居然没动静，淑妃就算不来，为什么也没有打发人来？不送礼不要紧，让人来传个话问候一声难道也忘了吗？

她看了方尚宫一眼，方尚宫望向她的目光十分平静：“这种小事就不用说给谢美人听了。”

青荷应了一声：“是。”

即使方尚宫不多吩咐这一句，青荷也不会把这件事告诉谢美人。那就不叫忠心了，那肯定是缺心眼。女人坐月子这段时间多要紧啊，不能操心不能劳累，更不要说这种事情了。那天产婆被拖出去的时候主子都不知道，昏昏沉沉的。事后青荷还担心她要是问起来产婆怎么无故不见了该怎么回答，幸好主子压根儿就没注意到这事，也没有发问。

到第二天差不多宫里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淑妃病了，玉瑶公主暂时挪了出来。太医院的人进了延宁宫，延宁宫里还飘出了煎药的气味。

不少人都在暗中猜疑淑妃这病是真是假。

明明前几天赏花时淑妃还好好的，谈笑自如，还有力气抱着玉瑶公主玩了大半天，一点儿生病的迹象也没有。再说她生病的时机如此之巧，难免令人生疑。

难不成是因为谢美人生了儿子，她磨不开面子不想自降身价向永安宫示好才装病？不对，装病哪用得着这么大阵仗？连玉瑶公主都挪出去？谁不知道淑妃这些年只有玉瑶公主这么一个骨肉，从她出生哪里舍得让她离开身边？装病也不用这么下血本吧？

那要不是装病，淑妃这个人一向要强，得病得多重才会这样示弱于人，连女儿都顾不过来了？

也有人想得更深一层。

不管淑妃是不是真病，玉瑶公主被挪出来，只能说明一件事，淑妃现在做不得主了。不然的话，但凡她没有病得神智昏沉，都不会让女儿离开身边。

联想到淑妃病的时机如此之巧，谢美人这边产子她那边就生病，这其中的关联让人不敢再深想了。皇上说什么就是什么，皇上说她生病，那她就是生病，没第二种可能了。

于是人人都自动地闭耳塞听，对延宁宫的事一字不问，一字不提。私底下会如何猜测议论那就不足为外人道了。

与永安宫的门庭若市不同，曾经喧扰繁华的延宁宫现在空寂冷清，安静得像口冰窖一样。

林佩清坐在屋里，背紧紧贴着墙，她从来没有感觉到时光这么难挨，每一刻都像是煎熬。

她进宫是为了搏富贵，可是谁承想还没有摸着富贵的边儿，却被牵连禁足。送来的饭菜她不敢吃，生怕有人会在里面下毒要她的命。但不吃东西她又饿得很，只好吃几块干饼充饥。一直伺候她的宫女不见了踪影，两个面生的太监守在门口，她连一步都出不去。

她心里又恨又怕。她恨的是堂姐林淑妃，自己没享着她的福，却要被她做的孽牵累。当她把自己留在宫里时林佩清心里就有些疑惑，现在想来她那时就不安好心。就算没有今日之祸，多半有什么黑锅也会让她来顶，有好事绝不会轮到她的头上。

怕的是这宫里的森冷无情。她以前多向往宫中的生活，她自认哪点儿都不比堂姐差，她不过占了先手，可自己比她更年轻更貌美，论家世两人一模一样，她肯定能取代堂姐成为皇上的新宠。

可现在她后悔了，她光看见入宫的风光无限，却没看到这风光背后的重重险阻。

从天亮等到天黑，她不敢点灯，坐在黑暗中却更害怕。

林佩清曲着腿缩成一团坐着，在这里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就像被埋进了坟墓里一样。

宫里的夜晚比白天更难熬、更可怕。迷迷糊糊半睡半醒间，林佩清忽然想到，堂姐这么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这么漫长的白天，这么孤寂的长夜，只有一个人，连个可以说话的伴儿都没有。

她忽然翻身坐起，扒着窗缝用一只眼朝外看。

几名太监排成两列进了延宁宫，径直向淑妃起居的寝殿而去。那一点儿灯笼的亮光在夜里看来昏惨惨的，简直是鬼火一样。

林佩清吓得整个人都哆嗦起来，想要收回目光，却又想看清楚那些人到底是来做什么的。

他们会不会带了白绫、毒酒那种东西来，直接将淑妃赐死？

林佩清打个寒战，不，不会的。堂姐可是淑妃啊，还生了一位公主，伯父还是吏部尚书，皇上怎么能这样轻描淡写就命人来赐死淑妃？再说堂姐是淑妃还保不住性命，更何况她？

那几个太监进了淑妃寝殿之后，过了约莫一顿饭工夫才出来，带走了一个人。

林佩清起先以为那是淑妃，夜里看不清楚。但他们从窗前经过的时候她看见了，那不是淑妃，只是淑妃身边伺候了她很多年的尚宫。她的头软软地垂着，腿拖在地上，被人架着出去。

看着那些人离开，宫门重新关闭，林佩清长长地松了口气。

今晚应该可以平安度过了。

她在宫里的事宫外知道不知道？她连个能送信的人都找不着，要是能传递消息出去，说不定家里能想办法把她救出去。她什么都没做过，她也还不是皇上的女人，她和淑妃不一样，她是可以离开后宫的。

九十九

方尚宫在灯下教青荷青梅两个如何整理账册。以前谢美人几乎没什么私蓄，她没得宠的时候月例通常会扣个三成才发，而且在宫里处处都要用钱，手里根本攒不下多少。那会儿哪需要记账啊？一换季柜子里空空的，连件衣裳都得算着日子穿，要是不当心就没得替换了。

可是从谢美人开始得宠就不一样了，份例总是足足地送来不说还有额外的孝敬，针工局隔三岔五就过来一回，更不要说皇上时不时地赏赐，以及旁人为了交好而送来的各种礼物。她的箱笼橱柜全装满了，屋子里也塞不下了，没迁宫之前这些东西都只好塞到那些没住人的空屋里。

到了永安宫之后地方一下子宽敞了，但东西也越来越多了。

青荷和方尚宫两个要把这些理清楚够难的，哪怕把胡荣和青梅都算上这事也难办。方尚宫从其他宫女里挑出两个识字且会记账的一起帮忙，忙了好几天这才理出个头绪来。

青梅抬起头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得值多少钱哪？”